

灯下漫笔

诗路放歌

乡下的童年(组诗)

❁ 潘新日

池塘

妈妈说，稻草埭边的池塘
是太阳的游泳池
我们洗澡的时候
它也在里面游啊游
在它眼里，我们都是它身边的鱼

夜里，我们的身影
都变成了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
它们一闪一闪地眨着眼
看着一圈圈荡漾的涟漪
把我们的笑声，洗成
透亮的虫鸣

也只有到了下雨天
日头、月亮和星星
才会从池塘里游上岸
用杨柳的倒影
画一幅烟雨迷蒙的山水画

镜子

爷爷刮胡子的时候
我拿着镜子，帮爷爷照他的脸
镜子里，爷爷的皱纹
直一条横一条，像一条条小河
流走了他很多岁月

爷爷洗脸的时候
我也把自己的脸挤进去
可是，我的脸却很光滑
一条皱纹都没有

正迷惑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镜子摔在地上
碎了镜子
也是皱纹直一条横一条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的皱纹
原来，它们都藏在镜子里

木马

放暑假的时候
爸爸用爷爷的丝线编织艾叶
为我做了一匹会摇动的木马
一闲下来
我就坐在上面摇啊摇
好多无聊的日子
都被它摇走了

前些日子
不知道爷爷咋坐了上去
他一边摇一边感叹
这一晃就是一生

寂静初夏

❁ 亮 语

五月在菩提叶脉里涨潮
风用青苔的丝线编织艾叶
屋檐下白玉兰的倒影
碎成青铜色的钟摆
悬在褪色的门楣上

蝉蜕卡进壁画的裂缝
空屋的肺叶中 炊烟在拆解年轮
空壁将暮色折叠成纸船
放进沟渠游动的汨罗河
星星沉默不语

麦秆编织的日晷倾斜
所有的光都沉向陶罐底
天青色釉面漾开涟漪时
惊醒了壁画深处打盹的鹿群
黄昏里
所有的语言都回到了原地

田埂上的青蛙正数着时辰
每粒星子都坠入沟渠
风翻动晾晒的云絮
在门环上留下潮湿的指纹
归途的粽叶喊着谁的名字

悬崖托起最后一缕炊烟时
瓦罐正在窖藏月光的酒浆
所有的寂静集结成釉
被风揉皱的黄昏
麦茬儿摇摇晃晃的
夜选择了失语
用沉默唤醒破旧的瓷娃娃

门外奔跑的风
菩提果切开坠落的弧线
碎银般的鸟鸣撒在断墙边
旧壁画里游出半尾锦鲤
街巷苔藓锈蚀的铜钥匙
穿过大雾
就会看到灯火通明的思念

游走在中原大地的诗仙

❁ 郭法章

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李白一生游历四方，对中原这片土地有着复杂而深厚的情感，既有对中原繁华盛景的向往与赞美，又有因仕途不顺、报国无门而产生的对中原的流离与愤懑。

在洛阳的日子里，李白真切体味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他曾在酒楼中与友人畅饮，高谈阔论，抒发着壮志豪情；也曾独自徘徊在洛水边，感受着思乡之情的煎熬。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春夜，洛阳城中的一曲《折杨柳》，更是引得李白思乡情切，他挥毫写下《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那悠扬的笛声，如同一根丝线，牵扯着李白内心深处的乡愁。

嵩山，作为五岳之一，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向往的圣地，李白对嵩山心仪已久。那次与隐士元丹丘在嵩山脚下的相会令李白终生难忘。元丹丘才华横溢，又有着超脱尘世的隐逸情怀，二人志趣相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地处嵩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庄，李白写下了那首震古烁今的旷世杰作《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

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李白在元丹丘的陪伴下，继续深入嵩山腹地，探访古迹，寻访仙人。他们来到了太室山下的会善寺，寺内古木参天，钟声悠扬，李白在此小住，感受着佛门的宁静与庄重。

李白对嵩山的向往，不仅仅是因为其壮丽的自然风光，更源于对仙道的追求。他曾在嵩山中四处寻找传说中的女道士焦炼师，希望能从她那里学到长生不老之术。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他并不气馁，写下《赠嵩山焦炼师》一诗，表达自己对仙道的向往之情：“时餐金鹅蕊，屡读青苔篇。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下瓢酌颍水，舞鹤来伊川。还归空山上，独拂秋霞眠。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

天宝三载（744年）秋天，李白应杜甫之约，再次来到中原。他由开封来到宋州（今河南商丘）梁园。梁园，这座由汉梁孝王所建的皇家园林，曾经是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司马相如、枚乘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过足迹。

当李白踏入梁园，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禁感慨万千。曾经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园林，如今已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唯有那一池秋水，依旧静静地流淌着，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李白与杜甫、高适一同登上大梁吹台，眺望远方，心中满是沧海桑田之感。

在梁园的日子里，三人诗酒唱和，畅谈理想与抱负。李白豪饮高歌，诗兴大发，写下《梁园吟》：“……昔人豪贵俱陵君，今人耕种金陵

朝花夕拾

流年拾忆

❁ 姚铠琪

楸花开了又落，枝头还剩几簇紫团在风里悠悠地晃。正兀自愣神，弟弟打来了视频通话。屏幕那头，放学的红领巾者们踩着地上的余香，奔跑出脆雪跳珠般的笑声；穿红色志愿服的老师贴心地站岗护卫；冒着香气的摊位前早挤满了流着口水的孩童……恍惚间，小贩的油锅里升起的不是烟，而是我的童年。

记忆中，童年好像总是停留在夏天。天蓝得发烫，草绿得发烫。于是放学独自回家的路上，我总爱买根冰糕解解馋——一定要买冻得结结实实的“绿舌头”雪糕，吃得才最过瘾；冰气四散，顾不得咯牙，先嗦两口再说。还没解决上半部分，糖水已顺着木棍往下淌，在手上凝成亮晶晶的小太阳。于是又焦急地接住流动的甜味，小心翼翼地把它舔舐成晃动的“绿舌头”。最后欣赏自己的“杰作”，再满意地一口吃掉这黏稠的夏天。只是过了嘴瘾，却苦了身体。再加上儿时我体弱多病，常常是下午放学吃了雪糕，晚上便发起高烧。可这也让当年的每一根“绿舌头”，都具备了更加诱人的余味。

弟弟说，学校又办起了跳蚤市场。他口若悬河，在电话那头“复刻”着今日的盛况：七成新的奥特曼、略微卷边的漫画书、有小熊装饰的水晶球……各色货物拼成的长龙蜿蜒在法桐树下。“掌柜们”蹲在树荫里，用粉笔在地上写着“一元一本”“买一送二”，末尾拖得老长，勾住我飘落的思绪。

跳蚤市场，无疑是小学最小我期待的活动。老师会提前两天告知我们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于是，当天下午放学的脚步都轻快了許多。前脚踏进家门，后脚就飞去玩具箱里严格筛查能被选作商品的“幸运儿”。还要爬上架架，细细挑选准备“断舍离”的书。两天的准备时间短暂又漫长。到了开市下午，“老板”早已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展身手。热风掠过校园的走道，大家的“宝贝”都在轻轻随树影颤动。变形金刚倚着《新华字典》晒太阳，玻璃弹珠在摊

位上滚出细碎光斑。也可以和朋友共同“投资”一个摊位，你管叫卖，我管记账。遇见讨价还价的，三块高价的凯蒂猫玩偶也可以两块钱拿下。

“老板，这本《笑猫日记》多少钱？……十块钱？太贵了吧！最高五块钱，再贵不买啦！”“五块钱？不行不行，这书可好看了，最低七块！”

“那我再要个奥特曼，两个十块中不中？”“成交！”

“老板老板，这个芭比娃娃咋卖呀？”

“两块钱，再送你个小发夹！”
暮色渐浓时，洋溢着欢声笑语的江湖开始松动。摊主们开始煞有介事地“打折促销”，以物易物也不是不可能。有人用一瓶泡泡水便能换走会发光的陀螺，有人拿小粉包换了十个阿尔卑斯棒棒糖。收摊时刻，那边的瘦小子清点着纸币，他的“合伙人”把没卖完的玩具擦了又擦，重新装进书包。另一边的摊位上，“老板”举着十元“巨款”亲了又亲。晚霞绘在一朵朵天真的笑颜上，孩子们的眼睛里流动着晴波与虹彩，额角汗珠折射出心满意足的光……

“姐姐，姐姐？你是不是卡了呀？”弟弟稚嫩的声音惊乱了心间涟漪。回过神，大学窗明几净的寝室映着几竿竹影，室友有的躺在床上激烈“枪战”，有的坐在桌前赶今日的推文。结束与弟弟的通话，我走出寝室。

初夏的暖阳里，法桐种子与柳絮四处飞舞，模糊了新旧时光的边界。操场传来男生打球助威的呐喊。一旁的冰柜中，“绿舌头”被换成了更具性价比的“巧克力大板”。手机屏幕亮起，学校发布了开展毕业跳蚤市场的通知。在加油声中，我重新听见十年前自己稚嫩的叫卖声。眼前，高高的楸树似乎落尽了花瓣。我走出人生的春天，迈进青年一般昂扬的夏天。

——而那些被春季的雨露滋养过的童年，终究会在初夏的土壤里，长出新的根须。

费力地练习走路，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是我们的疏忽，才造成他的今天。曾几何时，家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来去匆匆的驿站。

父亲母亲过惯了随意的生活，几乎没有来我家吃过饭，每一次都是蜻蜓点水般坐一会儿就走。这次住院，我变着法做各种食物，多少年的亏欠却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怎能不令人唏嘘。人生太多猝不及防，根本没有什么来日方长。

时间轻描淡写地从眼前滑过。去年的今天，玉兰花开了，坐上父亲的敞篷三轮车，带着母亲一起去山里看那繁花似锦、云卷云舒。无拘无束地吹着沿途的风，不咸不淡地聊着闲天，撩起的发丝让心情在天地间徜徉，享受着父母带给我独有的美好。今年花期已至，父亲却没有力气带我去了。

从清冷的冬月到春暖花开。我们回到了家。望着父亲鬓边的白发、佝偻的身形，记忆深处的影像又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那年春天，我因脸上皮肤过敏，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套上架子车，铺上厚厚的棉被，拉着我往几十里外的县城医院赶。又是一年春天，我要出嫁了，父亲又套上架子车去县城给我买陪嫁的家具，赶上下雨，父亲用塑料布把家具盖好，自己淋着雨回来，雨水和着汗水抹去了生活的苦涩，氤氲成父爱的温度。

今时今日，父亲连走路都异常艰难，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父亲朝我走来，我搀扶着父亲，走进家门。你养我小，我来陪你老。

往后余生，我们是你的依靠。



荐书架

《笔尖上的芭蕾》：充满人间烟火的风情画卷

❁ 张永锋

巴陵散文集《笔尖上的芭蕾》是一部独抒性灵、情感真挚、文笔灵动简约、题材多样的佳作。作者跨越时空深情吟诵，带领我们站在故乡放歌、跳舞，催人奋进。

“老日子”一组散文中《柳木号》《療疖》《陇东场话》等篇章，作者精心选取了生活记忆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节，和特定时代的生活画面，不惜笔墨，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成为个体命运和时代生活的写真和缩影。如今，那些推刈、木锨、木杈之类的农具，还有療疖、烧土豆、捅马蜂窝等生活场景已经成为了孩子们想象中的物象，或者研究陇东民俗的专家笔下的文化符码。而难能可贵的是，巴陵散能让我们从这个苦难生活中汲取成长、奋斗的力量源泉，解锁成功的密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子。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住的是土打墙的柴瓦房，家里坐的椅子、板凳是父亲亲手做的，磨损的漆面如今都是烟火的底色。夏天外面热得出不去，屋里铺上凉席，父亲用尺寸合适的桐木树枝锯成棋子，涂上师长、工兵、地雷……教我们下棋，我们趴在席子上度过了简单、纯粹的童年。

父亲严厉、不苟言笑，说话不留情面，贪玩的我每次偷着出去都贴着墙根走，否则被父亲看到，只能不情不愿地回来。小时候弟弟淘气，挨打最多，我虽然没挨过打，但那种畏惧是压制不住的，和父亲也没有多余的话，他不找我说话，我坚决不主动搭讪。

父亲有多次外调的机会，都被村里挽留下来。他对学生用心之至，恨不得把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走在放学的路上还在给学生讲解难题，直到学生拐进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满手的粉笔屑回到家，然后再扛起锄头把昨天剩下的农活干完。就这样日复一日，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自己始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坚守在这方三尺讲台上。

父亲老了，脾气没了，母亲的种种唠叨，他选择性耳聋。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赶个集，买个菜，走个亲戚。老两口相濡以沫，形影不离。沉默的父亲，平凡的父亲，虽说没有给我们大富大贵，却给了我们善良与安稳。烟火人间同样可以抚慰我们承欢膝下的小幸福。

谁的老年不是一场兵荒马乱，父亲因为急

童心是人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最朴素、最本真的东西，是教人求真、向善、崇美的根本人生要义，是人内心世界最柔软的部分。《父爱如山》是对父亲精神与心灵世界的叩问，也是对一代父亲的深情礼赞。《童真可贵》里有这样一个画面：一家人离家外出十几天，返回后，孩子看到自己饲养的鹦鹉饿死了，然后写了一篇祭文，很感人，一颗童心跃然纸上。亲情与童趣，乃情感与精神传承的“脐带”与“根脉”，让我们呵护童心，永葆童心，不失真心，永葆真人。

《笔尖上的芭蕾》语言洗练，句式交错有致，生活气息浓郁的关陕方言、俚语、俗语，使得文本生动活泼，增强了语言表现力。巴陵锋信笔所至，娓娓道来，轻盈灵动，为我们呈现了充满人间烟火和世俗味道的风情画卷。

民间纪事

父爱的温度

❁ 孙红梅

以他干脆不说，孤独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无力感常常让我眼眶发热，多少个陪护的夜晚我和衣而卧，在折叠床上夜不能寐，每次都在崩溃的边缘疯狂按压，一个人咽下所有的情绪，然后再重拾心情慢慢消化、默默治愈。我讶异于我的忍耐程度，是的，我把我的好脾气都给了我的父亲。

困囿于方寸之地，是与父亲多少年来距离最近的日子，从一勺一勺喂饭到能正常咀嚼，一步步走路，一点点好转，说一个字酝酿了九牛二虎之力，走一步路像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看着他眼神中的无措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狼狽，我心如刀割。我的父亲没有享过福，却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如果可以，我情愿减寿十年，来挽回父亲的一生平安。

春节过后，我惊喜地发现父亲能独立行走了，这不禁令我欣喜若狂，我可怜的老父亲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掉进深渊的老人，抓住丢给自己的绳索，挣扎着攀爬上岸。看着父亲